

二灵子 的婚事

赵清学 著

ERLINGZI
DE HUNSHI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中短篇小说、故事集。内容大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家庭、夫妻、军民之间的纠葛故事。文字质朴，故事清新，情理交融，读来十分亲切感人。其中也有几篇是写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斗争片断生活的。

八桂作家丛书

二 灵 子 的 婚 事

赵清学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8.5 印张 插页 2 字数 175 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100 册

书号: 10253·48 定价: 0.68 元

一树梨

这个“一树梨”的故事，是过去一位房东和我之间发生的事。至今已经四十年了，可在我脑海里记忆还那么深刻，一想起来周身热辣辣的，而且有一股劲……

一

一九四二年春季反扫荡胜利之后，我们冀中区党委和军区机关从唐县向阜平县转移。沿途群众，正加紧春耕。因为日本鬼子春季扫荡，耽误了些春种时间，老百姓要把日本鬼子给耽搁了的时间抢回来，所以，生产搞得很紧张。有的种瓜点豆，有的种晚玉米。去年那蝴蝶产在枣树上的卵，现又孵化出大量的毛毛虫，妇女和儿童成群结队地在枣树林里打“步子”（杀死毛毛虫）。这里虽然刚打过仗，日本鬼子放火烧的村庄还冒着烟，然而，人民群众却充满胜利信心，极为乐观，四处都传扬着欢乐的歌声：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
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

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看到群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深有所思，用脚后跟磕一下他骑下的黄膘马，赶到区

党委书记马辉之同志身边，说道：“老马，你看，这里的人们是不可战胜的！”

马辉之同志说：“是的。全国的老百姓，如都象阜平，象边区这样发动起来，抗战胜利就在眼前了。”

接着他们两个即谈起军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他们说：八路军打仗要靠老百姓，群众是革命政府的基础，我们的党也要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要热爱群众，要关心群众，群众才真心实意跟党走。

当时，我给马辉之同志当警卫员，跟在他们身后，边走边听他们谈话。走过一个小小的沙土岭，前边就是区党委机关要住下来的平儿峪村。

我们坐在马上朝村里一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棵开满白花的大树。这棵大树长在村南边的两道小山梁中间，由于它的枝头高出小山梁，又开的是白花，好象一个白色的圆顶大帐篷，架在山间。有个同志说了句“那是棵什么树？那么高，那么大？”

于是，我们边走边猜起那棵树来。有的说是苹果树，有的说是板栗树，有的说是沙果树，有的说是海棠树，结果谁也没说对，原来是一株大梨树。

二

我们来到平儿峪村，下马停在干沙滩里。这个村子，座落在一条东西流向的干沙滩的北侧，沙滩南边的小山沟里，沿沟有连结在一起的三个院子，那棵大梨树就在第三个院子

的后边。

管理科的边科长是打前站的，他站在沙滩边的石墙上给大家分房子。他对我说：“小赵儿，你们就住大梨树下边那里。”

我们来到大梨树下。这三个院住的是区党委的领导同志、秘书长、几个秘书机要人员、一个警卫班，再就是我们几个跟首长当警卫员的。

进院放下东西，没干别的，大家都跑到后院去，看看那棵出奇的大梨树。这梨树，真是粗，树干两个人围不过来；这梨树，真是高，从树下看与两边的山梁一般齐；这梨树，真是大，在树底下，百把人遮荫凉，不成问题。连马辉之和周小舟也都来到树下，抬起头看了一圈。这树梨花，开得也真密，枝条上的花朵，一疙瘩一串的，就和蒜辫子一般，而且都是一束一束的，每一束，都有三到五个花朵。许多同志都说，他长这么大年纪，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梨树，第一次看到梨树开得这么稠密的花。这树梨花，不仅招人，而且把那蜜蜂和花蝴蝶也招得一群一群的绕着枝头飞舞。

据说，这棵梨树和三套院，是一家人的。这家房东已搬到沙滩北边的村里住去了，将三处院子专门腾给了我们。

我们经过一番打扫，把屋里屋外、房前房后搞了个干干净净。大家都安排着住下了，就是我没地方。我便在房子后边的屋簷底下架了块门板，也算安顿下来。

在屋簷底下睡觉，举目天穹，能够看到星辰运转；面对梨树，又可闻到梨花芬芳。南风微微吹动，雪白的花瓣飘落在床头，这真有点诗意。在屋里睡觉绝对享受不到这般妙景

啊！

三

第三天中午，我准备到管理科去领灯油，正走到干沙滩里，被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小老头迎面拦住了。小老头立在我面前，眯着眼睛，笑盈盈地问：“同志，你贵姓？”

“我姓赵。”

“啊，赵同志。”他又问：“你住在这南边？”

我答：“是。”

“那是我的房子。你们来号房，我就搬到村里来了。”

我说：“麻烦你了！老大爷，叫你搬了家！”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八路军抗战打日本，总不能背着房子打仗嘛！这几年，我这南边的房子都是让给咱军队住的，去年住的是白校的同志。这不，他们反扫荡前走的，反扫荡后你们就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掏衣兜。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毛边纸，想着递给我。在我欲接纸时，他又问了句：“你识字不？”

我说：“我认两个，不多，可以对付着看报。”

他说：“那就行。你看看这个，念不念得下来？”

我以为老房东是叫我替他读信或者是写柴米账什么的，待我打开一看，上边工工整整地写着五行半毛笔字：

“立租梨契文约人刘××，今因手下缺少银钱使用，情愿将祖遗梨树一棵租给八路军同志。双方言明，租金二十元，租期一年。在今年一年内，全部果实概归租入者所得，

与出租者无干。丰收欠收各不反悔。租金笔下交足，并不短欠。如有亲族人等干涉，只有出租者一面承担，承租人概不负责。恐口无凭，立此契为证。”

后边还有年月日。我看后，即退给他：“刘大爷，你这树梨要租给谁呢？”

他眯眯笑着说：“我就要租给你，你住在那树底下，白天黑夜的守着，丢不了，也蚀不了，只有你租下它，那才叫拉屎攥拳头正得劲儿呢！”

我笑了，当八路军哪有租梨的。我急忙把他写的租契文书还给他，说：“刘大爷，你去租给别人吧，我可不租。”说罢我便要从他右侧走过去。

他也往右跨了两步，把我挡住，说道：“你是怕吃了亏吧！我这大半辈子可没捉哄过人！你拿二十块钱把它租下，可以吃一秋便宜梨！这树梨，平常年景，能摘四五百斤，要是闹好了，可以摘一千多斤，我爹那时候就摘过一千三百斤。你就听我的，租了它吧。二更的梆子敲两下，没有错！”

老大爷很会讲话，还爱带个谐谈语。我说：“我不租，老大爷。你去租给村里的老乡吧。”说罢，我又从左边走。

他又向左跨了两步把我拦住，认真地说道：“村里的老乡没人租，你们住下，别人不好去。去年我就是租给白校的。租金，去年二十，今年还是二十，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你就租了它吧！”

我想，这老大爷可能对我们还有点不放心，怕秋天收不到梨，于是我对他解释说：“老大爷，你老就放心吧，有我

们住在那，保险一个梨也不会动你的。我负责给你看好！”说罢我又往前走。

他这回索性拉住我的衣袖，一本正经地说：“赵同志啊，不瞒你说，我手下缺钱用啊！开着锅没米下。去年收的大枣，都叫那老洋鬼（日本鬼子）给踩到沙子里去糟蹋了！你租了这树梨，我去量几斗粮食，这也是火烧眉毛，顾眼前的事儿啊！你就当帮补帮补我，租了这树梨吧！”

经房东老大爷这么一说，我则动了心。他有困难需要帮助嘛。我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油布包，油布包里包着二十五块钱，这是三年多的津贴呀！那时的津贴照规定：战士每月一块钱，排级干部两块钱，连级三块钱，营级四块钱，团级以上五块钱。规定是这么规定，由于困难，每个季度也发不上一个月的。我当时按排级待遇，说是一月发两块钱，再加一块二毛钱的鞋袜费，拢共才攒了这二十五块钱。我数了数，给了老大爷二十块。剩下五块钱，我也懒得往起包它了，也都给了他。

老大爷接住二十五块钱，脸皮都乐展开了。他开言笑道：“嘿嘿！这又多要了你五块钱！这下你可救了我的急！你这个同志呐，可真是鞣鞋不用锥子，针（真）好！”他说着拿过我的钢笔，在契约的“租给八路军同志”的空白处填了个赵字，在租金“二十元”处又填了个五字。这刘大爷，毛笔字写得挺好，钢笔字写得可不行。他的手颤颤抖抖写得曲溜拐弯，笔头还把“文书”捅了两个窟窿。写完很抱歉地说：“我用钢笔写字可不沾，请你对付着收下吧！”

我当然不收他的租契。装好钢笔我就要走，他又上来把

我拉住。他说：“小同志，这文书你得收着。说真心话，我是指花卖梨，你是倾囊相助。这瓜果梨桃，有收无收，收多收少，多半儿要靠老天爷。咱君子人办事，有言在先，有这么个文书为凭，那梨结多结少，有无收成，咱俩各不反悔！”

我听着老大爷的话里，有两个意思：一是那树梨可能收不了几个，二是他怕我收不到梨后，变卦，找他的麻烦。想到这儿，我就把文书接住了。我想：反正我是不后悔，那树梨我也不指望，当八路军的，经常转移，说不定哪天又搬家，谁还能扛着那大梨树去打仗？再说看看这老头儿的“文书”，学学写契约也好哇。于是我用包过钱的油布把租契包起来，说：“放心吧，老大爷，收不收梨，我绝不反悔！”

老大爷十分高兴，他边与我往村里走边讲他家的情况。他说大梨树下的三个院子，都是他家的。在他爷爷的时候，他家是村里数得着的好光景。在他父亲的时候，他家还是个富农的样子。到了他手里，大洪水冲了麦田地，日子就不行了，现在他算个中农水平。他说：“虽说我是个中农，可是每年的粮食都不够吃。全家七口人，五个孩子，大丫头在她姥娘家，其他的四个还不当硬，只靠我一个人，养种着几亩“缶古”（差坏之意）岗地，打不下多少粮食，每年都是东一把糠西一把菜的，老虎吃蚂蚱碎概撒！这不自吃都不够，还养着一个头户，它也张着嘴要吃的呀！”老大爷说的“头户”，是指他养的一头花眉子大草驴。老大爷在与我分手时，又一次感谢说：“多亏你的帮助，要不今年够我搁浅的。有空到家里来玩，一遭生，两遭熟嘛！”

走到他的屋门口，我们俩就分手了。

四

我兜里装了那张租梨的契约，就象怀里揣着小兔一样，蹦蹦跳跳的乱跳跼。我从管理科办完事，便赶快跑到梨树底下去仔细地看那梨花。这时，不知为什么觉着这棵梨树尤其它枝头上的白玉似的花朵与我亲近了许多。我把那花枝细细看来，发现有的花刚努嘴，有的花开得正盛，有的花则要谢了。许多花瓣飞飞扬扬从高处落下来，落得满地皆白。我蹲下一看，有的花，连花胎都一起落下来了。哎呀，这可不好！花胎一落，自然就不能结梨了。我拾起一个个的花胎看着，十分心疼，每掉一个花胎就象刺了我一块肉。莫怪房东老大爷说，不准反悔，大概花一落，梨也就完了。怎么能把梨保住呢？我曾听说过“旱枣涝梨”的说法，梨需要雨水呀。我抬头看看天空，万里无云，正是大旱气象，得想法浇它呀！

在五十米外的一条小沟沟里，我找到了一口很浅的泉水井；水约二尺深，清清亮亮，这是房东吃水的井，如今没人用，正好我用它浇梨。

为了让梨树根里能够蓄水，我借来镐和锨，利用中午，把树根里的土挖起来，砌了个八寸深，一丈宽的大圆圈，以便往里头浇水。

马辉之同志的爱人王敏同志见我在梨树底下动土，走来问道：“你挖老乡的树根干吗？小心犯群众纪律！”

我说：“我要给它浇水，保花保梨。”

她又问：“你会不会呀？可别好心办了坏事，费力不讨好！”

我说：“没事儿，梨不怕水，您没听说吗，旱枣涝梨。”

她说：“最好问问人家。”

我说：“不用问，没错儿！”

王敏同志走后，我后悔没把租梨的事告诉她。我又一想，暂且保密也好，省得叫人说我傻，说被人家指墨卖画抓了大头，待以后结了梨再说。

挖好蓄水圈，我提了两个白铁桶，一气提来二十桶水，倒在树根里。从这天起，每天中午，别人午休，我即每手提个桶子去提水。每天十趟，二十桶水。五天之后，那梨花就光落花瓣不落花胎了。又过了十天，花全谢光了，树叶展开，绿满枝头。黄豆小梨，象是害羞似的，藏在叶下，不敢露面。不仔细看，一个梨也看不见。夜间，我躺在屋檐底下，还能听见梨树叶上嘀哒嘀哒的滴水声。早晨，满树的叶子都挂着露珠，太阳一照，亮晶晶的，好似挂满珍珠，十分好看。

到五月端午，那些梨都伸着头，从叶子下钻出来了。差不多每个梨都有鸡蛋大。我提水的劲头更足了，除了下雨，我还是每天二十桶。

警卫班有个叫李江的同志，他说光浇水不行，树木也和人一样，不光喝稀的，也要吃干的；不加干的光浇水，别看现在满树梨，过一段都得落瓜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想法给梨树“吃干”的了。

五

我寻寻觅觅，在房东的房山下，找到了一个已经填了的“猪掏茅茨”。所谓猪掏茅茨，即又做厕所又养猪。现在虽不做厕所也不圈猪了，但依然臭气冲天，还有肥效。

这不正是梨树要吃的好东西吗！目下，这猪掏茅茨成了好宝贝。我先把梨树根下的土再挖开，挖了足足有二尺多深，随后我便一筐一筐的出清那“猪掏茅茨”里的土。我不顾脏和累，一中午加一个晚上，共端了四十六筐。厕所刮净了，梨树底下也填满了。此后，我仍旧天天提桶浇水，果然，那梨长得更快了。老远望去，满树枝头干啦啦的尽是梨。这下，树叶反而藏到梨背后去了。

六

常言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为把大梨树下整成舒适的乘凉场所，我担来沙子，支起石条，把树下搞得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由于大树枝头，叶盛果累累，太阳晒不透，小雨淋不穿。同志们都喜欢到树底来读书看报。机关开会，听报告，在这里，连区党委开领导干部会和地委书记扩大会，也在这里。这梨树下，便成了绿色篷顶的天然“礼堂”。同志们在梨树下活动，垂在枝头的大梨碰到嘴巴，可谁也没咬过一口。

这天，机关支部在树底下召开了党员大会。在这次大会

上，秘书长特意表扬了我。表扬我三个多月来牺牲午休，自觉自动给房东的梨树施肥浇水，不怕累，不怕脏，热爱劳动，热爱群众，是关心群众利益的模范，号召党员同志向我学习。秘书长这一表扬，可把我表扬得心跳了，脸红了，坐不住了！这哪是表扬我呢？我哪是“给房东”的梨树浇水施肥呢？我有心想把租梨的真情说出来，又怕当场表演了滑稽戏；不说吧，又十分难受。这丑媳妇何时见婆婆啊？

我正坐在石条上耷拉着脑袋，背后传来马辉之同志的声音：“赵清学！”

我抬头一看，开会的人已全散去了。

马同志说：“怎么样啊？受了表扬，可不能满足！以后更应把房东的梨护理好！”

我急忙点头说是，可心里却不知怎样是好。

七

自打受了表扬，我心里甚是不安，好几晚上没睡好觉，老是琢磨着怎样说明租梨的事儿。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暂且不说的为好。大家若知道了梨是我租下的，那就该敞开口吃了。我盘算着，待将来收了梨，给区党委、行署、军区的领导和司政供卫各部的同志每人分一份儿，给伤病员也多分一点。索性等到分梨的时候再说明租梨之事。

我正这么盘算着，猛听叭哒一声，树上掉下一个梨。静静听来，树叶哗啦哗啦响，象是有人摸枝摘梨的声音。接着又有一个梨落在地下。

我想：这一定是有人偷梨。得去抓住他！我一骨碌爬起来，即蹒跚蹑脚摸到树下。望着树枝，蹲了好一会，也不见动静。我小声叫了声：“谁？谁在偷梨？”

树叶哗啦一下，噗的跳下一个比猫大比狗小的小兽。我正欲追它，嗞溜溜顺树杆又滑下一个同样的东西来。我转身要奔树杆扑去，从树枝上“扑捅”“扑捅”又跳下四五个来，向山上跑了。

这是什么东西呢？我怕它们再来，就蹲在树下守了半夜。第二天，我拿了几个被小兽咬了的半刺梨给同志们看，有人说那是一种专门吃水果的狸子。一个狸子一次就可吃四五斤果子，叫果子狸。

好家伙！这树梨白填活了它们那可不成！但也不能总蹲在树底下守着啊！怎么办？我上山砍了些浑身是刺的酸枣树枝，围树杆捆了两圈棘藜刺，这才把果子狸治住。

八

有一天下午，雨后天晴，夕阳残照，霞光腾天。只见东坡上有个人，手搭凉篷，往西张望。他不是观夕阳，也不是赏霞光，而是看这累累满枝的一树梨。他看着看着走到梨树下来。此人正是我们的房东刘大爷。他翘着脑袋绕树转了三遭。他伸手抓住那溜光的大梨，又是量个头，又是掂分量。

我说：“老大爷，你看这梨，有你爹那时候一千三百斤那么多没有？”

他说：“一千三，二千三也不饶它！你看一嘟噜一串

的，都结成蒜辫子了。”他抓住二尺多长的一根枝条，数了数，上面就有十五个梨。他掂弄着那枝条说：“就这小小的一枝儿至少也有六斤梨。结这么一年，就得歇十年；闹不好，再下一场雨，都得把树压批了，临了落个光秃梢梢！”

我说：“不要紧！我找木头把它支住！你摘几个梨尝尝吧，老大爷。”

“不！”老大爷摇摇头走了。

九

十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躺在铺上看《子弟兵报》，忽听梨树枝头啪啦一声，噗噜噜掉下来许多梨。我抬头看去，见一穿蓝布衫的姑娘手拿着打枣杆子，在梨树上打了一杆。

“别打梨！别打梨！怎么打我的梨呀？”这一杆子就象打到了我的身上，我一边喊，一边向梨树奔去。

“这是我们的梨呀！”她这样回答我。

“你们的？你是谁？这是房东租给我的。”

“小赵！是你？”她认出我来了。

我仔细一瞧，原来她就是房东的大女儿。我们住在她娘家时，她也是我们的房东，我去年冬天的棉衣，还是她帮助拆洗和翻新的哩。“是你呀？”我说：“你又成了我们的房东了。”

她问：“小赵儿，你说这梨是租给你的？”

我有点不好说出口的样子，稍顿了一下，说：“有那么回事，不过，没关系！我帮你拾梨！”说着我便把地下的梨

拾起来，往她的桃条篮子里装。

“小赵，实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她提上空篮，抽身跑了。

这梨怎么办？我也不能吃它呀！还是得给房东送去。于是，我把梨拾到两个白铁桶里，就送到房东家里去。

走到院里，听见房东的大女儿正跟她妈妈发态度：“把梨租给人家了嘛，还叫我去打！不叫人家笑话我们眼皮薄！”

她妈妈的声音：“都是你爹干的那没屁股眼子的事儿！他也没和我言语一声。”

待母女俩沉静的当儿，我迈进了门坎：“大娘，送梨来啦！先尝尝鲜儿，看有个吃头了没有？”

大娘见我进屋，欲言又止。她大女儿疾忙上前阻拦：“小赵，你可别！”

“没事儿！没事儿！”我把两桶梨倒在大筐箩里，就往外跑。

房东的女儿，对她的爹娘有了意见，第二天就回她姥娘家去了。

十

有一首儿歌里说：“八月里，好风凉，枣儿红，梨儿黄，南瓜豆角黄干粮。”今年由于天旱，大枣丰收，可梨就没怎么结，只有我租得这树结得比往年都多。

这天晌后，房东老大爷挎着一条大麻绳又来到大梨树

下。他在树下转来转去，不知要干什么。我迎上去说：“老大爷！摘几个梨回去吧！”

老大爷没有理我。他把肩上的麻绳解开，嗖的一下，扔到了梨树杈儿上。他捆这梨树干啥呢！我站在他跟前端详着他，看能不能帮他一把。他站到一个石条上去，把麻绳的一头在树杈上栓死，抓住另一头就挽绳套。我纳闷儿了。问道：“老大爷！栓这树干啥？”老大爷不作声，也不看我，只是挽他的绳套套。我愣愣地望着他。他把绳套挽好，看了我一眼，把脑袋往绳套里伸了伸，又看了我一眼，再把脑袋伸进去，两腿一勾娄，悠的一下，他这是上吊了。我即刻上去，把老大爷的双腿抱住，使劲举起来说：“哎呀！你这老爷子！这是怎么了？为啥要寻短见呢？咱们抗日战争已到相持阶段，再过两年就打反攻了！抗战胜利就在眼前，你怎么还上吊寻死呢！快下来！快下来！”我越往起举他，他越把下巴担在绳套里打滴溜。我说：“老爷子，你快下来吧！你遇到了什么为难看窄的事儿呢？世界上没有上不去的山，没有过不去的河！快下来说说，我帮你解决！”我抱举着老大爷费了好一会子劲，才把他从绳套里弄下来。而他下来之后，又躺在梨树底下，直挺挺地不动弹。我蹬上石条，把麻绳解下来。老大爷长叹了一口气，似乎有话没说出口。我又劝他：“老大爷，你把心放宽点，可别这么寻死觅活的！眼看收秋了，今年大枣又结得多，你们不是爱说那大枣是‘七月十五红圈儿，八月十五动杆儿’吗？枣也动得杆儿了，吃饭不用愁了，你可上的是什么吊？”我好说歹说，把他扶起来，送他回了家。